●責任編輯：張岳悅 ●版面設計：周伯通 2025年5月30日(星期五) 香港文匯報

香港促成我與民樂之緣 著名指揮彭家鵬：

明年將赴港執棒 首度合作香港中樂團

2025年的端午節期間，北京城氣候溫熱。然而比天氣更加熱烈的，是眾多樂迷的心。一場由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帶來的端午主題音樂會今晚（30日）將在北京上演。巧妙的編排、精心的設計、頂級的演奏，以及極富魅力的指揮，都讓樂迷們甚感期待。近日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對本輪演出的執棒者、著名指揮家彭家鵬進行了獨家專訪。對話過程中，彭家鵬不僅闡述了本輪端午主題音樂會的設計理念，更回顧了自己數十年來的指揮人生，並特別提到自己與香港的不解之緣。在娓娓憶述中，一位音樂大家的人生樂譜也緩緩展現在人們面前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、實習記者 宛辰歌
圖：受訪者提供

▼彭家鵬（中）曾帶領中國廣播藝術團赴美國洛杉磯荷里活杜比劇院演出，為當地觀眾獻上一場富含中國傳統文化的藝術盛宴。 資料圖片

「所有人從第三拍開始進……好，就這樣……」初見彭家鵬，他正在排練廳裏全神貫注地指導樂團的演奏。臨近採訪約定時間還有5分鐘，排練結束，指揮家從後台離開。短短幾分鐘的「轉場」，等記者趕到採訪間時，彭家鵬已經換好衣裝，靜靜等候。看到記者略顯驚訝的表情，彭家鵬笑着說：「指揮這項工作是極其嚴謹的，所以我對時間的把握也向來精準。」

端午有盛會《憶》想《茉莉花》

每逢重要的年節時令，推出重磅的大型演出，往往是很多藝術團體的常規動作，對於中國廣播民族樂團而言也不例外。但如何在常規中尋求創新，卻是每一位有追求的藝術家注定會思考的問題。「端午節不一定完全就要演繹與端午有關的曲目，更重要的是，在音樂的內涵上，為觀眾帶來別開生面的演出。」談到策劃音樂會的初衷，彭家鵬坦言道。

在這場音樂會中，《慶典序曲》《大宅門》《憶》《茉莉花》將以全新的方式組合亮相。彭家鵬表示：「其中，《憶》是非常核心的一支曲目，它代表了今人對屈原的追懷，也契合端午節的主題。而《茉莉花》則凸顯中國元素和喜慶氣氛，與西方交響樂的編制和《憶》的感覺形成微妙的對沖。」

「這次演出的四個樂章，一方面是對偉大的古典音樂家、交響樂之父海頓的致敬，另一方面也大量採用了廣東音樂的素材，因此既高古典雅，又很接地氣，聽起來極有張力。」彭家鵬笑着說，這幾天，團員們都在玩命地排練，也是因為這次的曲目在作曲技法上非常嚴謹精準，不允許任何一個聲部出現差錯。「讓我們的民樂越來越嚴謹規範，也正是中國音樂走向世界的必經之途。」

香港應做最具包容性的藝術聖地

採訪中，聊到香港，彭家鵬頓時興致盎然。「明年4月，我將趕赴香港，與香港中樂團展開首次合作。」他滿懷期待地表示，香港中樂團與香港管弦樂團是香港音樂界的兩張亮麗名片。其中，香港中樂團有着非常輝煌的歷史，並與眾多卓越的指揮大家有過合作，因此，能夠與香港中樂團合作演出，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情。

事實上，彭家鵬與香港早有淵源。1996年，彭家鵬收到執棒民族樂團的邀請，但這卻令他頗為躊躇。因為與多數指揮家一樣，彭家鵬也是西方古典音樂出身。彼時的他，自認對指揮民樂缺乏把握。

但當得知民族樂團馬上要赴香港演出後，彭家鵬立即接受了這項重任。「1997年香港就要回歸祖國了，而我當時還沒有在香港指揮過，這讓我對那方充滿國際化氣質的大舞台非常嚮往。可以說，正是因為香港，讓我與中國民族音樂從此結緣。」

身為常年在世界各地執棒大型音樂會的名指，彭家鵬對全球藝術市場也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觀感。這其中，他對香港格外看重。「香港在文化地理屬性上非常具有獨特性。它是一個融通東西、連通內外的橋頭堡。這就決定了它必然要在中國音樂國際化的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」

「以往總有人說香港是『文化沙漠』，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誤解。」彭家鵬說，在香港可以看到世界頂級的藝術表演，同時香港觀眾也非常歡迎內地帶去的傳統文化藝術。而且香港觀眾的素養都很高，品鑒能力也很強。這些特點正是香港文藝市場的獨特優勢。

談及如何在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方面更上一層樓時，彭家鵬建議：「巴黎能夠成為歐洲的文藝創作中心，為什麼反而不是古典音樂聖地維也納？背後的根源就在於巴黎的包容。從古典的、傳統的，到現代的、先鋒的，各種藝術形態都可以在巴黎上演，也都能夠得到尊重與包容。香港，正應該以巴黎為參照，努力發展成為東方最具包容性的藝術聖地。」

●彭家鵬（前右）與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將在北京上演端午主題音樂會。

●2001年，由彭家鵬（前右）指揮的《新世紀中國民族交響音樂會》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。 資料圖片

●彭家鵬全神貫注指導樂團演奏。

●2021年，彭家鵬曾於央視《開講啦》節目中分享民族管弦樂以演奏之音傳遞中國之聲的故事。

指揮如導演 要挖掘最佳演奏潛能

在外行看來，樂團指揮往往居中而立，隨性揮手，十分輕易卻享受着最大的關注與掌聲。但內行都知道，指揮工作的高難度與重要性。「如果將指揮簡單理解成打拍子的人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從某種意義上，我們就像導演，要在吃透劇本後，進行角色的分配，並在現場指導每一位演員的情緒變化。」彭家鵬介紹說。

在生活中，彭家鵬總是「三點一線」：駐地——排練廳——音樂廳，而排練、演出、看譜，也幾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內容。「音樂會上，所有演奏者的譜子都在我這裏，所以反覆研究總譜是我的重要工作。我有任何的想法，演奏者有任何的反饋，我們都可以在譜面上進行溝通。」

「在長期的排練和演出過程中，指揮家會在不知不覺間形成自己的風格。」面對外界的評論和貼附的標籤，彭家鵬表示，指揮家從來不會去刻意模仿他人，最重要的恰恰是用自己的身體語言，比如眼神、手勢等無聲的表達，跟演奏者進行瞬時的交流。指揮者的一切藝術都應該和他本人的身體語言高度胎合。

●彭家鵬（右）在上海音樂學院度過了自己的學生時代。

作為久負盛名的指揮家，彭家鵬也漸漸形成了自己的「音樂哲學觀」。他表示：「表面上，音樂帶有強烈的感性力量，但在內在深處，音樂自有其嚴謹的邏輯關係。各個聲部的碰撞，不同演奏家的協調，如何能夠發揮最大的潛能，達成最卓著的效果，這些極具挑戰性的工作，也正是音樂哲學的真諦所在。」

8月幼童激活指揮潛能

眾所周知，指揮家是音樂會上的靈魂人物。而想要成為一名卓越的指揮家，更需要天賦與努力的雙重加持。然而，回首自己的指揮之路，彭家鵬卻是從「一把小提琴」說起。「我父母年輕時都在文工團工作，當時家裏也沒人幫忙帶孩子，所以父母演出走到哪裏，就把我帶到哪裏。他們在舞台上唱跳，我就在舞台下看着聽着。」

「當時文工團裏有一位上海知青，他有一把德國的小提琴，音質非常出色。父親就拿給我看，我從那時就跟着那位知青學習小提琴。後來，我對作曲產生了濃厚興趣。但因為懂鋼琴是學作曲的前提，所以我又學了鋼琴。而在大量練習鋼琴和作曲的過程中，我接觸到了大量的樂理知識。」彭家鵬回憶說，後來報考上海音樂學院，自己達到了作曲和指揮兩個專業的錄取標準。在最後抉擇的時候，自己遵從內心，最終選擇了指揮專業。

彭家鵬還憶述了一樁童年趣事。「在我8個月大的時候，有一次父母在舞台上演出。當序曲響起的時候，周圍人發現這個襁褓幼兒竟然直直地伸出雙手，跟着節拍有規律地晃動起來。當時父親的一位同事就打趣道：這以後肯定是指揮家的材料！」彭家鵬笑着說，也許自己的音樂之路確實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數。

指揮家也愛卡拉OK

特寫 除了嚴謹精準，採訪過程中，彭家鵬給記者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開放包容。在音樂界，西方古典、歌劇舞劇等通常被視作正統與主流，甚至是陽春白雪與高雅藝術的代名詞。不少音樂人對於街頭巷尾傳唱的流行歌都不屑一顧。但彭家鵬卻完全抱有另外一番態度。

「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裏……」說話間，彭家鵬竟然自顧自地哼唱起來，「我平常就喜歡和朋友去唱卡拉OK，我喜歡齊秦、甄妮的歌，也愛唱鄧麗君和張學友的作品。外國的歌手裏，我最喜歡傑克遜，他的音樂律動感強，而且展現出博愛的情懷。」

彭家鵬認為，音樂工作者不應該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裏，即使是在外界所謂的「金字塔尖」。應該說，各種藝術形式都來源於生活，都是人性與情感的延伸。世界需要歌舞劇，也需要流行歌，正因為它們各自斑斕，世界才顯得多姿多彩。

對於時下流行的人工智能，彭家鵬也抱有開放的態度。「我認為應該積極適應時代，打造數字化音樂廳，把更多的好音樂和音樂會，通過網絡傳播出去。同時，還可以促進不同音樂形態的借鑒與融合。」但對於人工智能會否取代作曲家的工作時，彭家鵬認真地說，「音樂是有靈魂的，它永遠都不可能被沒有靈魂的大數據產品所取代，這就是我的音樂哲學觀，我對此深信不疑。」

●彭家鵬認為，音樂工作者不應該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裏。

彭家鵬

人物簡介 國家一級指揮，第76屆國際青年音樂聯盟執委。現任中國廣播民族樂團、蘇州民族管弦樂團等多家知名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；烏克蘭國家交響樂團等多家國外著名樂團的常任客席指揮。先後師從著名指揮家夏飛雲、徐新、鄭小瑛；曾參加於荷蘭舉辦的第35屆國際康德拉申指揮大師班獎唯一的亞洲獲獎指揮家，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完成國際指揮大師班（烏克蘭基輔）的學業。

自2000年起，連續13年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指揮世界各大樂團，成為引起巨大轟動的國際指揮家，被譽為「兼有日本小澤征爾和意大利指揮大師穆蒂的指揮風範」「有着非凡的才華、高度的敏銳和細膩的樂感，這使他的指揮藝術臻於完美」。2013年，跟隨康阿德．萊茵特納教授於維也納音樂表演藝術大學深造歐洲歌劇。2021年，榮膺奧地利音樂劇院「國際音樂文化成就獎」。

●2021年，彭家鵬榮膺奧地利音樂劇院「國際音樂文化成就獎」。